

花火

情歌荒光
文学系列
03

我只是练习 和你说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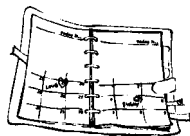
雅阪作品



世间最好的爱情，不过是在命运
和你的身边一起安静地慢慢变老

我只是练习
和你再说再见

LAST PRACTICE SAVING
FOR THE BEST OF
YOU
雅歌作品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只是练习和你说再见 / 雅嘏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438-7285-1

I. ①我… II. ①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7718号

出 版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 销 者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 313000

印 张 : 17

· 出版时间 :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人 : 李建国

责任编辑 : 胡如虹

出版统筹 : 李晶晶

特约编辑 : 叶可儿 孟卓晨

封面设计 : 许 静

ISBN 978-7-5438-7285-1

定 价 : 19.80元

发 行 :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

联系电话 : 010-64426679

邮购热线 : 010-64424575

传 真 : 010-64427328

公司网址 : 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 : tougao_qc@yongsibook.net

写在《我只是练习和你说再见》出版之际

每个女人大概都会梦想遇见两个男人，一个陪伴她度过懵懂的少年时代，带给她完美的初恋体验，让她在受伤中逐渐成长。另一个教会她如何去爱，如何爱自己，并且去爱一直守候在身旁的人，纵有弱水三千，他只取一瓢饮。

本文的女主角钱蔼蔼便遇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江柏与竺侗亚。

人生总有些不可掌控的事，例如钱蔼蔼同江柏的相遇相识，相知相恋。

人生亦有些无可奈何的遗憾，譬如他俩因误会而一再错过。

如果没有以后的再度相逢，这段感情就会深埋心底，成为亘古不变的深刻记忆，等年老的时候，想起来便会心一笑，年少轻狂无忧无虑时候，曾有这样一个人，吸引了你全部的心思，为了和他在一起，哪怕与全世界为敌也在所不惜。

如果钱蔼蔼没有认识竺侗亚，也许这辈子会平凡而终，又或许陷入对江柏的无穷思念中而忧郁一生。幸好，她嫁给了竺侗亚。这个男人集所有好男人的优秀品质于一身，可以说，雅馥同学用钱蔼蔼的自私、摇摆和江柏霸道阴郁的缺点来衬托了这位无瑕的男人。我喜欢他的深情，如此执著、不悔而又心胸宽大，真君子也，让人不由得想起那句话：君子坦荡荡。

俊男倩女的婚姻生活也离开不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嬉笑怒骂皆人生，每次斗嘴，每回调侃，都乐趣不穷，其实早在不经意间已深深沉沦。

只是人终究是不满足的，男人希望红玫瑰与白玫瑰两者兼得，而女人呢，期待激情澎湃，又不愿割舍现实的温暖。

幸好钱蔼蔼明白得不算晚，有些人可以去爱，有些人可以去恋，可是能够相守一生的那个人，却是注定，只能有这样一个。人的一生，纵有平凡，也有不平凡，但那都是生活，都是人生。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却又有这样那样的坎坷，兜兜转转，寻寻觅觅，最终，才发现，守候一生的人，只有他。失去竺侗亚这样的男人，将会是今生的遗憾。

心里很是羡慕钱蔼蔼这样的女子，哪怕走过再多的弯路，身后总有一个人在默默地等待她转身。

最后，送上我最喜欢的两句话——

错过错的只为遇见对的。

如果爱请深爱。

我想，钱蔼蔼和竺侗亚会是彼此永远戒不掉的爱。



引子

因为害怕失去，所以懦弱地想要放手。我一直以为勇敢的是我而非你，却原来，是因了我的懦弱，我们才变成这样。

我不敢转身看你，是因为还没学会说再见。

——题记·我只是练习和你说再见

序言
引子

第一章

001

- ◆ 江柏是咱班女生的大众情人谁也不许独占。
- ◆ 这叫夫妻相。
- ◆ 爱上大众情人，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 ◆ 和江柏交好的人，和竺偶亚只是点头之交，唯独你钱蔼蔼，是例外。


第二章

065

- ◆ 看吧，被抛弃了，我就知道她不会有好下场……
- ◆ 『江柏让我转告你，他有新女朋友了。』
- ◆ 如果不找到另一个出口就会闷死在这座城市里。
- ◆ 很多人，不小心就恋爱了，也有很多人，有预谋或没预警地，就失恋了……

第三章

101

- ◆ 选择爱自己的会比选择自己爱的更幸福。
 - ◆ 失去最爱的人才悲哀。
 - ◆ 他对我好到你根本无从想象。
- 



第四章

161

◆ 葛葛，我们是同一类人。

◆ 谎话说到最后连自己都相信了。

◆ 『抓着初恋的回忆到死也不放，你是想这样是吗？』

◆ 这个心到底是为谁在心疼？

第五章

197

◆ 我现在，好像是同时爱着你们两个的。

◆ 一颗心像蛀了虫，外面看来还是完整，里面却已被蚕食得千疮百孔。

◆ 这一回，是真的错了，错得再也回不去了。

◆ 一个是失了魂。一个是失了自我。一个是失了心。

结局

239

◆ 『可是我还没看够，一辈子都嫌不够，也就你舍得离开我……』

◆ 爱到底是占有还是成全。

◆ 一段三年友情，四年爱情的关系结束在咔、咔两声钢印下。

◆ 『我们重新开始吧。我不欺负你，你也别再欺负我了。』





第一章

CHAPTER 01

◆ 江柏是咱班女生的大众情人谁也不许独占。

◆ 这叫夫妻相。

◆ 爱上大众情人，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 和江柏交好的人，和竺侗亚只是点头之交，唯独你钱蕩蕩，是例外。



1. 江柏是咱班女生的大众情人谁也不许独占。

钱漓漓是被持续不断的电话铃声吵醒的。

费力地睁开眼睛，光线太强，立即将脸压入了被子，稍稍顿了一顿，才去伸手接电话。

“……喂，你哪位？”因为宿醉，她的嗓子有点嘶哑。

电话那头是很职业化的甜美女声：“请问是钱小姐吗？”

“是，我是。”钱漓漓头痛欲裂，有点吃力地坐起身倚住床头，一边揉太阳穴一边恹恹回答着。

“您好，这里是×医院妇产科，您预约了今天下午两点做手术，请问您现在在路上了吗？”

钱漓漓皱皱眉头，咬着下唇去看了一下床头柜上的闹钟，下午一点半，怪不得医院会打电话过来催了。她看时间的同时，呼出了长长一口气，轻语道：“对不起，我有点事情耽搁了，能麻烦帮我挪一下顺序吗？我大概一个半小时后会到。”

对方答应了，钱漓漓心情沉重地挂了电话。

洗脸刷牙化妆一番，开车去了医院，一路上钱漓漓的脑子里时不时会闪过昨天白日的那幅场景。段婕比他有廉耻心，至少听到她推门进来，她就趴着不敢面对她，可他一副“你看着办”的表情，被发现了理所当然，很坦然，坦然到她恍惚觉得这次还是她不对。

她不对过很多次，在江柏回国初她便开始犯错，一步错步步错……想起泰国那一桩事，钱漓漓苦笑，她是对不起他，她欠他一条人命，如今这样，他字字句句铿锵有力听得她都想鼓掌大加赞同。虽然赞同，可心却难以抑制地隐隐作痛。

他怎么会这样？他冷眼看着，明明白白是在看一桩笑话。他不是爱她的吗？他不是口口声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怎能这样对她！！报复！原来他也会报复！原来为了报复他也可以不择手段！他这样跟江柏有什么区别？试问有什么区别？但最蠢的仍是她自己，原来他也不过万千世俗中那么一人，她何以有期待，何以就认定他是可以包容她所有的那一人。

原来再好的人也会变，以往她一直坚定地相信全世界如果只剩一个好男人的话，那个人一定是他，可是如今他也会报复，居然也会为了报复唱这么一出破镜重圆的戏码。

她心痛不是他辜负了她，而是他辜负了自己，他不该这样，不该搭进一身清白。

但她没有资格说他，一切皆因她而起。所以，她能做的，除了离开，没有其他。

钱蔼蔼人还是不怎么清醒，精神状态一直不好，停车的时候一个不注意跟后边来抢车位的车擦了个边。

她还没反应过来，后边那车的车主已经下车指着她破口大骂：“你怎么回事啊你，你丫眼瞎啊，没看见我从后边来呢，先来到懂不懂？……”

他说先后来，真是可笑，遇上个贼喊捉贼的，自认倒霉了。钱蔼蔼低着头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捺着性子听对方骂了两句后微微昂首看了对方一眼，只有一句话：“我赔钱就是，你能闭嘴吗？”

对方立刻闭嘴了，只是脸色铁青，刚想再发作，钱蔼蔼已经从钱包里抽出全部现金朝他甩了过去，一堆钱落在那人脸上，一两千块的样子。那人一边忙着捡钱，一边还想说点什么，钱蔼蔼已经走远了。

拐过拐角她就一把将颈脖子上的项链狠狠扯下，手一扬甩在了身后，可还没走出几步就听见有个稚嫩的童声在背后脆声喊：“阿姨阿姨，你的东西掉了。”

她忍不住转头，一个小女孩，圆脸，一双水汪汪的大眼，扎着两根小辫，穿着粉色的裙子，可爱极了，完全是她一直想要的孩子的模样。

“阿姨，给你项链。”小女孩走到她面前伸手将项链递给她，稚嫩的声音显得十分可爱。

她小小的掌心正放着那一串竺侗亚送给她的项链，是他第一次送她的礼物，她贴身戴了四年的东西。戒指他已经收回，但他忘了这条项链，实际上，这条项链在她心中的意义远远大过戒指，所以，她才会去美国的时候也不曾舍得把项链还给他。

她静默了一会，看见小女孩眼里有期待也有疑惑，是希望她赶快拿又奇怪她为什么不快快拿自己的东西。

最终她还是拿了回来，她哽咽着对那小女孩说了一句：“谢谢，你真是个好孩子。”

小女孩清脆答了句“不客气”，连蹦带跳地朝后跑去，向一个妇人喊道：“妈妈，阿姨夸我是好孩子。”妇人一把抱起了小女孩，笑着应道：“那是当然，我们家欣欣是最好最好最好的好孩子。”

钱蔼蔼怔怔看着这一幕母女相亲相爱的画面，心里顿时绞痛成一片，走出几

步，眼看就要进医院大门，犹疑再三却还是亟亟往回退了一段路程，最后跌坐在小路旁的草地上大哭。

想着往事种种，心情复杂，泣不成声。

那一年高三，钱蔼蔼高考移民去了北京。

其实户口问题之类的事情早在几年前就办好了，只是母亲决定让钱蔼蔼高三才从她身边去父亲那里，这也是钱蔼蔼自己的意思，一来她不愿意和那个年轻刻薄的女人住在一起，二来父亲家条件不好，去了只是添乱。

钱蔼蔼从小跟父亲就不是特别亲近。父亲跟母亲离婚是在她初二的时候，那时父母都答应她等她十八岁再结婚，即便是找到了合适的人也要等到她成人再结婚。可是没想到第二年父亲就结婚了，对象是个年轻女子，看似温婉贤良，却背地里刻薄着她。钱蔼蔼因此心生怨恨，跟父亲的感情更是不如从前。

钱蔼蔼在家休整了两天才去的学校。

去上学那天，父亲起了个大早，领着她去学校，同行的还有个大伯，是父亲的朋友，钱蔼蔼能进这所学校也多亏了他的关系。那次因为有大伯在的缘故，父亲叫了出租车，钱蔼蔼看着父亲掏钱的样子，闷闷地想他大概很久没这样奢侈过了。

小学她其实也是在北京上的，那是个比较破败的学校，没去S中之前钱蔼蔼隐隐担心父亲会不会又将她送入类似的高中。所以当她的脚踏入S中的时候，她不由得暗暗松了一口气，这是个很大很漂亮的校园。

因为在下着淅淅沥沥的雨，天色是灰蒙蒙的亮。

钱蔼蔼站在路旁看着众多同学往教学楼去，一群群的，谈笑风生的模样，她不禁开始好奇这学校会给她带来什么。

班主任是个矮个子的中年男人，和蔼但并不亲切，钱蔼蔼望着他脸上的笑，觉得那是个把自身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男人，这是她见班主任的第一直觉，事实是她的直觉是对的。

班里的学生很多，钱蔼蔼大致看了一眼，有六七十人。因为没有空位，她被安排坐在最后一排，是临时添的一张桌子。

刚来，什么朋友都没有。下课了她不想多事就安心地坐在座位上看书写东西，除了上厕所，她似乎从来不出去。已经过了三四天，班里面爱看她的人还是那么多，她以为是他们对转学生的好奇，后来大概一周后她才知道：全都怪该死的爸爸和班主任。

爸爸或许是为了让她转学顺利些或者是在班里的待遇好些，竟给班主任说他们是他们以前学校的年级第一，成绩一向特别优秀；而班主任或许是为了激励起班里竞

争的学习气氛，也给全班同学特别介绍了她的优秀，不仅一字不差地转达了爸爸的原话，还添油加醋地另加了自己的一番美誉。

于是她的名字在班上开始被小小地谈论。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她，有好奇的，有羡慕的，有暗暗较劲的，也有等着看好戏的。她不知道江柏是因为什么关注她的，但她确实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美誉得到了江柏的关注。

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除了数学钱蔼蔼发挥基本正常，是班里十三名。

那天下午放学做卫生的时候，她突然接到了琨的电话，钱蔼蔼听着过去的哥们在那头叙说着班里面发生的一系列八卦，心里面暖暖的又涩涩的。

因为想念过去的人、过去的事，她无法控制地让眼泪溢满了眼眶，最后挂电话的时候，钱蔼蔼趴在窗棂上，泪水毫无顾忌地滑了下来，以为面朝窗口没有人看见，却发现有人淡淡地朝她笑了，有丝嘲讽，不过是嘲讽她孩子气而已。

那个人是她的同桌，才高八斗特立独行的许华耀。

倒没想到徐华耀会来安慰她，他误会她流泪是因为月考成绩。

钱蔼蔼趴在课桌上面无表情地望着门外的走廊，晚自习时间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正当她神游的时候，同桌许华耀的手肘碰了碰她。

“别郁闷了，估计你是还没适应。”

钱蔼蔼“扑哧”一声笑起来：“我没有郁闷，考这个成绩是发挥正常。”

“呃？”那人听得一头雾水，“你不是——”

钱蔼蔼打断他：“我从来没说过我是我们那里的第一，我们学校是全国百强中学的第三十名，我要是第一就直接保送清华北大了，还高考移民做什么。我在以前班里的成绩也就是二三十名而已，如今变作十三，只能说明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厉害些。”

她深深望了同桌一眼，加强语气道：“班主任说我是第一自然是有他自己的目的。”

“那你是什么无精打采？”

为什么呢？我能告诉你是因为今天我回家的时候正好看见阿姨偷偷地把水果藏起来吗？能告诉你爸爸在的时候家里是三菜一汤，不在的时候是剩饭冷菜吗？

钱蔼蔼摇摇头，换了一副暧昧嬉笑的表情。

“月考成绩出来就要换座位了，你会不会舍不得离开我呀？到时候别太想我哦。”做了一个月的同桌，两个人还是有一定交情的。钱蔼蔼开着玩笑，完全没想过许华耀再次选座位依然是挨着她的。

许华耀嘴里哼哼一笑：“你赶紧一边去，你那点调戏伎俩还是别用在你哥哥身

上，你哥哥是有一打过去的人，会被你迷惑？哼哼。”

钱蔼蔼咧开嘴一笑，这个许华耀。

钱蔼蔼在班里初始很低调。她没有去结识朋友，也没有好奇这个班的八卦，她只安静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听课看书写作业睡觉。

月考结束后的某一天，忽然在一天之内让她认识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生。那天早上钱蔼蔼因为一连几天的迟到，发狠心起了个大早，结果到了学校才发现过了头，学校里还没几个人。她在五楼教室走廊上站了近半个钟头，才来了一个人，那人望见她似乎愣了一愣。

钱蔼蔼不好意思地讪讪一笑：“今天起得过早了。”

见那人还呆愣着，她又赶紧催道：“你有钥匙吧，快开门，我腿都快站麻了。”

那人才反应过来开了门。

教室里的灯打开来，亮晃晃的，只有两个人，安静极了。

太安静了，外面还是灰蒙蒙的，钱蔼蔼只觉得诡异，搭讪地说道：“你是这个班的什么班干部呀？”虽然隔得远，但是钱蔼蔼清亮的声音在偌大的空间里还是十分清晰。

“我不是班干部，只是一贯起得早，就有钥匙。”

钱蔼蔼明白地点点头，开始做自己的事情。

到课间，她看见很多人都问那人问题，不禁好奇地问前座女生。

“他是谁？”

“哦，他呀，竺侗亚。是我们班的常年第一名。”

钱蔼蔼不禁多看了竺侗亚两眼。

“第一名不是江柏吗？”在她记忆里，她是听过无数人夸江柏成绩好的，确切说女生居多。

“不啊，江柏是英语成绩常年第一，别的不行。他是数学和总分常年第一的，他比江柏稳多了。”

“哦。”钱蔼蔼望向前面，竺侗亚正在低头做题，很认真的样子。

“不过江柏也很厉害的，高一的时候，他考过最后一名，后来期末考试又变成了第一名。文理没分班之前我和他是一个班的。”女生犹自滔滔不绝。

钱蔼蔼忽然起了捉弄的心情，她要看看这个第一名究竟有多厉害。

她拿起抽屉里的一本书，走向第三排，敲了敲竺侗亚的课桌。

“能帮我讲讲这个题吗？”

竺侗亚看过去，那是一道函数数学题。他接过书开始在纸上涂写起来。

钱蔼蔼站在一旁等，周围有不少人好奇地看她，毕竟近半个月来这算是她最高调的一件事了。

等了大概有三分钟，许华耀和另外一个男生走了过来。

许华耀瞅了钱蔼蔼一眼，灿烂地笑道：“美女来问问题了哦。”

许华耀意味深长地笑着，钱蔼蔼顿时觉出了里面的调侃，总不会以为我看上竺侗亚了吧，钱蔼蔼暗暗想。

再等了两分钟，竺侗亚还是没有做出来。

钱蔼蔼说：“要是实在算不出来，我去问老师吧。”

此刻已没了捉弄的心情，倒是多站在这里一分钟，她头皮发麻得更加厉害。

竺侗亚看了她一眼，把书还给了她。

下节课就是数学课，一下课钱蔼蔼就提着书找到了数学老师。数学老师在讲台上比画了半天，看看表，抱歉地对钱蔼蔼说：“我下节还有课，你中午来我办公室找我问吧。”

五分钟的时间，这老师还没做出一道题来，钱蔼蔼叹气地摇摇头，眼里满是失望。数学老师是刚毕业的研究生，讲的课钱蔼蔼总不爱听，主要是听习惯了以前数学老师的课，总觉得这老师讲得实在不行，经过今天的问题，钱蔼蔼更加失望了。她暗暗想，要换了以前的老段，三下五除二一下子就解决了。

钱蔼蔼抖抖手上的参考书，忽然对老段想念得不得了。她觉得自己完蛋了，似乎什么都在挂念从前。

出于不甘心和对自己的想法是对的的求证，钱蔼蔼打电话给了以前班里的第一名广肃哥哥，说了多少页哪一题，广肃一分钟后就把电话打回来了，边讲题边说她笨，说那么简单的题还打电话问，浪费！

钱蔼蔼心有戚戚地想，还不是因为那一帮笨蛋不会。这下，钱蔼蔼更不喜欢这个学校了，尤加对以前那个学校的崇拜和骄傲如江河湖海滔滔不绝。

中午上课前有人传话给钱蔼蔼说数学老师找她。

钱蔼蔼一惊一乍地想起来自己竟然忘记去请教了，于是拿着书下了楼，脸上是偷笑的表情，暗暗想着自己都会了数学老师才来找，不会为了一道题奋战一中午吧。

下楼的时候，正碰上一群男生上楼，四五个人，中间一个男生穿着白衬衣，清爽干净的样子。钱蔼蔼礼貌地为大部队让过一侧，走下几段阶梯，鬼使神差地抬头回望了一眼，竟撞见白衣男生也正望着她，若有所思的样子。

钱漓漓顿了一顿，没再多想，急匆匆下了楼，并没看见那男生末了嘴角上扬的弧线。

到了办公室，数学老师就开始讲题，不过不是广肃的办法，很烦琐，钱漓漓有些不耐烦地听着。末了讲完了，钱漓漓才说：“上午我问了我同学，他给我讲了一种方法，一分钟就算出来了……”接着把方法说了。

数学老师演算了下，道：“你那方法是有漏洞的，只能拿来做题。”

钱漓漓小声争辩：“这本来就是选择题嘛。”

数学老师脾气好，也不跟她计较，拿过书细细地翻看，像是问句又不像是问句：“你这是什么书啊？”

钱漓漓维护道：“这是我们学校发的总复习资料，历届高三都用这书，很好用的。”她还是下意识地没有融入这个学校，总是把以前的学校作为“我们学校”。这也是她日后一些麻烦的根源所在。但显然数学老师并不在意这一点，只说：“你们学校的复习资料太难了点，不适合现在我们的进度，你还是做这本吧，跟着大部队走。”说着递给她一本资料书。

钱漓漓虽然接了过来，仍心有不甘：“我都用这个书半年了，都习惯了，大不了我两本都做——”

数学老师摇摇头。

钱漓漓退了出来，撇撇嘴道：“他一定是怕我日后拿更难的问题问他。”

到了教室刚坐下，竺侗亚走了过来。

“同学，可以把你早上那本参考书借我用下吗？我想把那题算出来。”

钱漓漓拿出书，翻好页递给他，怔怔的。她没有想到竺侗亚是如此执著。

下节课竺侗亚走了过来，仔细给钱漓漓讲题，钱漓漓听着不觉暗暗笑了起来，这俩师徒果然是师徒，做法都是一样的。

钱漓漓没有打断他，认真地又听了一遍，末了道过谢。

“竺侗亚，我叫钱漓漓。”

竺侗亚转身笑了一下，返回了座位上。

当天晚自习的时间，老师还是老规矩安排按月考名次选座位。

钱漓漓选的是第三排中间第二个位置，他们教室的座位是242的形式，初始钱漓漓为自己选了黄金位置窃喜不已，但第二天人来齐了上课时，她才发觉不妙。

因为不能迟到，以前迟到可以从后门溜进去，很是低调。现在必须从前门进穿过讲台还要左手同桌出来让她进去。不过也还是有令人高兴的地方，许华耀居然选了她后面的座位，再有，她的右面同桌是大美女语文课代表党舒琳，而党舒琳的右

面同桌是竺侗亚，请教问题和抄作业都有了门路。

刚换了座位，钱蔼蔼对一切都觉得新鲜，人也开始活络起来，没几日便跟后面一排的四人打成了一片。

这一日是语文课，老师拿出月考的语文试卷来讲解，钱蔼蔼临上课了才来找卷子，半天也没找到，后来才想起来似乎没有发给她，忙问科代表同桌。

党舒琳笑道：“肯定是作文写得好被老师留下了。”

钱蔼蔼看了老师手中的试卷一眼，心里开始暗暗期待下节的作文讲解课。虽然在以前的学校她的作文拿来当范文念也不是没有的事，但这次钱蔼蔼却特别的期待，一方面是虚荣心使然，另一方面是因为数学与英语的挫败，感觉一向骄傲的语文总算替她在那些暗暗说她吹牛的人面前挽回了一些面子。

第二节课老师拿出了试卷，开始讲解这次的作文，大致评论了年级总体情况，便开始读范文。第一篇第二篇都是别班的，到第三篇的时候，老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苏格拉底的遗憾”这几个字。

钱蔼蔼趴在桌上，瞅着黑板上的字迹，面上努力平静着，心里其实很是雀跃，因为这一篇文章她也觉得自己写得是不错的。

党舒琳深深瞅了钱蔼蔼一眼：“这篇是你写的？”

钱蔼蔼微微点了下头。

老师开始读她的作文，此时比较纷扰的环境安静了不少，等老师开始念第一段时，整个班都安静了下来，似乎都在认真听，只有周围的几个同学还碰碰钱蔼蔼，问是不是她的作文。

钱蔼蔼没有说话，自己也认真在听，心里是小小的得意与骄傲。

念完了，语文老师大声说道：“这篇作文是我们班新同学钱蔼蔼写的，是年级最高分……”

老师说完，班里面掌声一片响起，好些人都投来赞赏的目光，这让钱蔼蔼的心充满了难以表达的情绪，像是感动又像是激动。

临下课语文老师把试卷递给党舒琳，指着教室后面的黑板说：“你把这三份作文贴在那里，好让同学们再仔细看看。”

党舒琳微笑着接了过来，把试卷递给钱蔼蔼，仔细又看了一遍钱蔼蔼的作文。

周围不少同学过来看钱蔼蔼的试卷，一位女生笑道：“选择题只对了两道还有109分呢，呵呵，作文分是真高。”

听到这话，坐钱蔼蔼前面的江柏转过头无意看了试卷一眼，对钱蔼蔼深深一笑，钱蔼蔼愣愣的，搞不明白他是赞赏还是其他什么意思，但又觉得那双深邃明亮

的眼里不会有别的意思。第二天早自习，钱蔼蔼见试卷还是没有贴出来，不禁有些纳闷，忍了半天才想出比较合适的话去问党舒琳，其实早在前一天下午她就想问，可是总觉得问了似乎显得自己多在意一般，她虽然真的在意却又不想别人知道。

“党舒琳，怎么后面黑板报没有作文呀，我正想去看看别的几篇呢。”

党舒琳从抽屉里拿出试卷来，抽出其中的一张递给她。

“你的这个给你。”说完开始撕其他两张，她撕完了对表情微微有些僵的钱蔼蔼甜甜一笑，“你看黑板报贴得满满的，哪里还贴得下嘛，你是我同桌我就把试卷还你哈，别人的我才懒得理他们呢……”

党舒琳的笑虽然很甜美，钱蔼蔼却觉得那里面有些许的不善，看她撕着那一张张试卷，钱蔼蔼心里有小小的不痛快，但也没有多想，过不久便淡忘了，也是后来想起才觉得其实那时党舒琳就已经不喜欢她了吧。课间的时候，班主任又把钱蔼蔼叫去了他的办公室。

进去的时候竺侗亚刚做完英语题出来，打了个照面，微笑着算是打了招呼。班主任翻翻桌上的试卷和其他纸张，找出月考成绩表，对钱蔼蔼说：“你的数学可得抓紧哇，那是怎么回事？”

钱蔼蔼低低应道：“可能是还不适应吧，不过我数学本来就on不好。”

“不好就多下下工夫，你看竺侗亚，英语不好就每天来问我问题，人家耳朵轻微重听英语还考了一百零三呢。”

钱蔼蔼点头称是，临出门的时候又听班主任说：“数学不好，多问问竺侗亚，他的数学成绩一向拔尖。”

钱蔼蔼微笑着答：“知道了。”

出办公室松了一口气，暗暗想都是爸爸惹的祸，没事吹什么牛呀，这下下不来台了。

钱蔼蔼本来就擅长交际，前些日子是没那份心，这下因为学习，主动跟竺侗亚交了好友，一下课就问上问题了，数学老师那里也跑得很勤，班里面不少同学开始揣测钱蔼蔼是因为月考受打击了所以狠下决心努力学习，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怀疑月考的成绩是钱蔼蔼故意考那么低做的烟幕弹。钱蔼蔼后来知道这些，是可气又可笑。

不到一周，钱蔼蔼就跟竺侗亚和许华耀一帮混得很熟了。从党舒琳那，钱蔼蔼知道了竺侗亚的外号是“猪蹄”，念了念他的名字，捂着嘴发笑；知道了有个人称“小师妹”的言乐暗恋竺侗亚很久了；知道了许华耀曾经或许现在依旧喜欢着党舒琳。

日子如水一般过去，在某一次玩笑中，钱蔼蔼跟许华耀自建了门派，是顽固派